

# 此生应蔚然

毛丽福(江山市教师进修学校教师 江山市少年作家协会会长《南孔少年周刊》专家智库导师)

## 教师手记



人到中年,才真正开始认识树。

树有许多种,有枣树,有桃树,有柏树……青年时看树,树是背景,是风景,是姿态,是果实的香甜或花朵的绚烂。中年时再看树,目光则穿透了树皮,看见了年轮,看见了生长的缓慢与坚持。

枣树是活给童年的,在物质匮乏的孩童时候,那抹遥远的甜,时刻喂养着我的“富足”;桃树是活给青年的,这极致的热烈与绚烂,告诉我生命应有的浓度,就是将全部生命力押注给一个瞬间的决绝。唯有此刻,柏树是活给时间的,正如清漾祖宅一侧的宋柏,躯干虽已枯皱如铁,可树梢却依然挑着一蓬苍青的绿意。

人到中年,才真正开始理解树。

树从不说自己有多难。干旱时,它把根扎得更深;风雨来时,它弯曲却不折断;被狠狠砍去枝桠,就从伤口一侧再发出新芽。这是一种向内生长的坚持,它多像中年的人生,不再急切地表白自己,而是在沉默中洗礼生活的风雨,把每一次伤害都变成更坚韧的纹理。

此时,我不再羡慕一夜绽放的花朵,我更尊重一棵百年老树的沉着。当然,人到中年喜欢看树,是因为在树的身上我看到了理想中自己的模样。站在江山教育和江山文学的原野上,我的“根须”同时扎向两片土壤。左边,是教研员身份的严谨与深厚;右边,是少年作家协会会长的灵性与澄明。它们看起来如此不同,却在我的躯干深处,交融成同一股奔流的汁液。

夜读苏东坡《点绛唇·闲倚胡床》,读到“与谁同坐。明月清风我”一句,心头不禁一悸。合上书,望见窗外,跨年时城市的灯火在远处流淌成河。

四十有二,在这个寻常的2025年的最后一天,我第一次如此清晰地看见自己,自己就是一棵站在半山腰的树。

一半根须,扎在仰望知识的现实岩缝里。

上半年,我有幸在江山中学从教半年。半年,对一个教师的职业生涯来说,不过是一棵树刚在陌生的土壤里,抽出几缕试探性的根须。

在这里,我告诉孩子们,先读懂门前的山,才能读懂远方的海;我告诉孩子们,“梦里家山总不真,觉来依旧客中身”字里行间中的乡土情结;我还告诉孩子们,在紧张的学习缝隙里,要坚持读

一些“无用”的诗词,这不是点缀,是给漂泊的青春一个可以系缆的码头。在这个码头上,我们可以确认,即使人生的风霜有多大,岁月的迷茫有多沉,我们所有难以名状的情绪,都曾被这片土地上的先辈们精准地书写过。我们并不孤独。

作为一位“临时”语文教师,我时刻用两双眼睛观看:一双是训练出来的眼睛,追求效率,强调考点;一双是孵化出来的眼睛,关注生命,懂得留白。

半年将尽,我会给孩子们讲《红楼梦》中的诗词。我会提到书中“根并荷花一茎香”的香菱,那个苦命却痴迷学诗的女子。我说曹雪芹或许想告诉我们:诗,是人在苦难中依然能保持高贵的方式。

下课后,一位女生递给我一张纸条,上面抄了一句《红楼梦》里《香菱咏月·其三》的诗句:“精华欲掩料应难,影自娟娟魄自寒。”她告诉我:“老师,我觉得香菱很勇敢。”我点点头,看着她清亮的眼睛。在这弥漫着试卷油墨与升学压力的厚重气息里,我仿佛看见一棵小树,在岩石的阴影里,终于找到了朝向阳光的角度。

一半枝叶,伸向知识理想的梦想夜空中。

作为教研员,我时刻研究高考命题规律。可是作为少年作协会长,我又要告诉孩子们“忘掉那些套路,真诚地写下你看见的第一片云”。因为,我知道,文学改变不了世界,但能改变看世界的眼睛。所以,一整年的工作之余,我时刻关注少年作协会员中孩子们的成长,以及抓住他们眼中轻盈又转瞬即逝的灵光,这里飘散着青涩诗行与未竟梦想的清新露水。

我懂得,东坡居士在赤壁的清风明月间,找到了“物与我皆无尽”的豁达。而我的“清风明月”,就是看着这些年轻的句子,像看着树梢上新发的嫩芽。我知道它们中的大多数,最终会凋落在现实的季节里。但没关系,就像东坡居士所说,“惟江上之清风,与山间之明月,耳得之而为声,目遇之而成色”——存在过,被看见过,被珍重过,这本身就是意义。

此生应蔚然。而蔚然,或许就是让心里的枣树、桃树和柏树,共生共荣,在一片属于自己的精神水土里,活成一整座不喧哗的、深邃的森林。



## 跟女儿学古筝

颜士州

女儿丹丹自幼喜好古筝,没办法,我们只好给她买了一架古筝。通过几年的刻苦练习,顺利地通过了十级。从那以后,丹丹便停止了学习,每天的练习时间逐日削减,到最后索性把古筝盖起来,让它彻底歇着了。我想这样下去,以前的学习不是荒废了吗?

为了重新激发女儿学古筝的热情,周五晚上,我向她提出了一个请求:“妈妈想学琴,丹丹你来教我吧。”女儿一听来劲了:“好呀好呀!那从明天开始吧!”我问她为什么不从今天开始,丹丹一脸认真地说:“做老师的也要备课呀!”

吃过晚饭,女儿蹦蹦跳跳上楼去了,一会儿就听到了久违的琴声。第二天晚上,女儿见我收拾得差不多了,便叫我:“妈妈,我们开始上课吧。”我说好啊,便乖乖地坐好。

“首先,我们先来了解一下相关的知识……”女儿不知从哪里找来了一些资料,认真地读给我听,看来备课还挺认真的。接着她又教我如何戴指甲,帮我绕胶布,边绕边说:“第一次嘛,我来帮你戴,明天你就得自己戴哦!”俨然小老师的样子。

接下来,女儿教我认那些弦,练习弹奏阶……时间在不知不觉中流逝,我也终于有点入门了。女儿一直在边上陪着,很有耐心地指导着,偶尔我因失败而叹气时,她会马上鼓励我:“不要紧呀,慢慢来。”让我好感动。

半个小时终于熬完了,我累得腰酸手酸,而最让我难受的,是那些戴着假指甲的手指,因为那些胶布的缠绕,手指的血液都无法流通了,所以特别不舒服。女儿看到了,很委屈地对我说:“上次考级前,你叫我练习两个小时,我弹到最后手指都没有知觉了。”是呀,我半个小时就已经这样了,何况她两个小时呢?

孩子承受的痛苦和压力可想而知,然而她却从没对我提起过,想想我心里真的很难过。可见只有当我亲身体验,品尝到了那种滋味后,才能明白孩子的无奈和痛楚。

很多时候,我们家长很难如此理解孩子。爱孩子虽然是父母的天性,但扪心自问,我们的爱里是不是有太多功利与浮躁?是不是少了一点淡泊与从容呢?

爱的前提应当是理解,让我们留点时间倾听孩子的心声吧,相信收获的一定会很多很多——这是我向女儿学古筝的收获,比学会弹几首曲子要珍贵得多。



## 南孔圣地 崇贤有礼



近日,江山市城东实验学校升旗广场上,鼓声肃然响起。八年级全体师生与家长齐聚一堂,共同参与“南孔圣地·崇贤有礼”明志礼活动。盥手静心,击鼓明志,腕带寄情,诵读承责——一场浸润南孔文化的成长之礼,在冬日暖阳中庄严展开。此次活动让学子们的个人之志与家国之情相融,开启新征程。

通讯员 何小露 摄